

關於三通五百羅漢尊號碑文的研究(下)

夏金華

此後，從五代至宋朝封建廷對天臺山方廣寺的供養不斷⁹，使天臺山在佛教界的地位進一步得到提升。

還有，需要特別提出的是，杭州淨慈寺建造五百羅漢像亦與天臺石橋有瓜葛。五代時期，五百羅漢的尊崇尤為興盛。吳越王錢氏曾於天臺山方廣寺造五百尊銅羅漢。後來，顯德元年（九五四）道潛禪師又得吳越錢忠懿王的允許，將杭州雷峰塔下的十六大士像遷往淨慈寺，並創建五百羅漢堂。宋雍熙二年（九八五），又造羅漢像五百十六身（即十六羅漢與五百羅漢），奉安於天臺山壽昌寺。宋仁宗供施石橋五百羅漢的敕書，具載《天臺方外志》中。

高宗南渡後，淨慈寺遭毀。紹興二十三年（一一五三），佛智道容重建十六大士，並五百羅漢像。後復屢經興廢，不一而足。所有這些，均證明天臺山石橋（方廣寺）開創了我國五百羅漢尊號的先河。

從天臺山石橋塑像開始，五百羅漢尊號逐漸在民間產生，時間約在五代錢鏐王時期前後，此說亦與《吳新興寺崇福院五百羅漢碑》所記年代相當。但《吳新興

寺崇福院五百羅漢碑》並非一定是尊號的原始模樣，所以，五百羅漢尊號的具體的初創年代，因缺乏相關的文字和實物資料，尚難以考定。

同時，五百羅漢的排列順序也是經歷過不少變化的。其中《供養釋迦如來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羅漢聖號碑》所採取的排列方式應該是屬於早期的一種，比較粗疏。元、明之間，曾經有過其他的排列組合，如據《淨慈寺舊志》記載，該寺羅漢堂建成後，吳越一帶民間「數羅漢」、「齋羅漢」的風俗開始流行¹⁰。所謂「數羅漢」，是指從與自己有緣的羅漢身上來瞭解自己的命運之舉。據元代劉一清《錢塘遺事》記載：「（淨慈寺羅漢堂）第四百四十二位阿濕毗尊者，獨設一龕，用黃羅幕之，偃蹇便腹，覷人而笑。婦人祈嗣者，必詣此燒香。今龕廢矣。」¹¹可是，這位排在第四百四十二尊的阿濕毗尊者，在《供養釋迦如來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羅漢聖號碑》中卻排在第二百五十六位，而在《南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》裏，又排在第二百五三十一位。由此可見，劉氏所記顯然是元代五百羅

漢塑像曾經有過的排列方式，所以與上述二碑所列明顯不同。

六

高玄期父子等人提供的《南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》，學界評價不高，以為缺乏典據，其真實性可疑，不過是宋人附會云云¹²。其實，這種評價是不正確的。江陰軍乾明院的五百羅漢尊號確有不足之處，比如，其中有五尊羅漢出現重複，排列組成也不是特別嚴謹，等等。但從總體上判斷，還是成功的。否則，數百年來不會被人們，尤其是佛門所認可。這是因為：

(1) 高玄期，乃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蓮池株宏的在家弟子，且「夙具上根，深於禪理」。從其年十二，即能立時做出「如來已現光明藏，羽客偏持清淨經」的聯語來看¹³，高氏佛學修養非同一般，是可以信從的。其子高承埏及高佑鑑，均為虔誠佛子，且深信因果報應之說，而胡亂編造五百羅漢尊號，顯然罪過不小。這種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。

(2) 從五百應真的大致分類也能看出，其名號的確立，是有經典依據的，並非憑空杜撰而成。其中第一類是在印度佛教歷史上實有其人的羅漢，占絕大多數。包括佛陀的十大上首弟子、八大菩薩、傳承法統的歷代祖

師、高僧、優婆塞、優婆夷及護法諸王等。屬於次一類的是，經論中有關佛教傳說的人物，如佛陀的前身修菩薩行的主人公、佛世界中的菩薩、色界無色界之天神等。上述兩類羅漢占絕大多數。第三類羅漢是著眼於教義內涵、「以德行立名」方式出現的。另外，還有將近五十位顯然是經過篩選的本土高僧，如第一百一十七尊的悟達國師、第一百三十一尊的善慧尊者——傳大士、第四百八十四尊憫不息尊者（慧日）等。最後是為數極少的不易歸類的「其他」羅漢。

(3) 《南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》，在明代被收入《大藏經》中。按照慣例，凡入藏之文均須經當時的高僧碩德共同審定通過，是極其嚴肅的，馬虎不得，如蓮池株宏所言：「古來此方著述入藏者，皆依經論入藏成式：梵僧若干員，漢僧若干員，通佛法宰官若干員，群聚而共議之。」¹⁴《南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》的入選明顯屬於「通佛法宰官」一類，「群聚而共議」，然後作出決定，可見其慎重。這樣，就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了入藏文獻的質量。倘若這五百羅漢尊號係高氏父子胡拼亂湊而成，了無根據，想必也難逃高僧的法眼。由此可證，乾明院的五百應真名號是可靠的，所以，近千年來已漸成定論，難以撼動。

此外，從《南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》中

羅漢的排列次序來看，除了「阿若憍陳如」列為第一以外，其餘羅漢的順序均是隨機方式產生的。這可能是考慮到五百羅漢在排序問題的困難，為避免爭議而採取的不得已的做法，也是本土傳統文化中的尊卑觀念在起作用吧？因為羅漢們的德行與修持各具特色，確實難分伯仲。

七

至於後世寺院所設五百羅漢像都採用《南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》的排序，是因為高承埏父子努力推廣所致。高氏曾發願宣傳五百羅漢尊號碑，其在《序言》中說：

予且購良工，以先大夫手書者，壽之金石，廣置名山，使覽者得盡識尊者名號，生歡喜心。而先大夫夙因或亦不致泯沒，客姑俟之。¹⁵

儘管後來由於種種原因，未能做到「廣置名山」，但高佑鎧承父之衣鉢，採取刻印流通之法，影響擴大，終至於被收入《嘉興藏》，而清朝《龍藏》亦因之。甚至連朱彝尊《曝書亭集》、俞樾《茶香室續鈔》也加以徵引談論。所以，導致上述結果。而《供養釋迦如來住

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羅漢聖號碑》地處我國西南偏僻之處，在交通不發達的古代，信息流傳不廣，是不爭的事實，加上發現時代較晚，其影響力相對於《南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》來說，自然略遜一籌。

更主要的是，若將《供養釋迦如來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羅漢聖號碑》與《南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》相互比較，可以發現二者很有出入，顯示後者明顯優於前者的地方：

(1) 前者比較粗糙，如稱五百應真，既有稱「尊者」，又有稱「大阿羅漢」，前後不一致，而且還將十八羅漢夾刻在第一百九十二尊「須跋陀羅尊者」與第一百九十三尊「無相空尊者」之間，明顯不合情理。其次，錯訛也較多，如「羅旬」誤為「羅句」、「壞魔軍」誤為「懷魔軍」、十八羅漢中的「慶友尊者」誤為「度友尊者」等。相對而言，《南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》顯然沒有此類錯誤，五百羅漢的稱號為「尊者」，前後統一，沒有例外，且將十八羅漢單獨置於五百尊者之前，不但眉目清晰，也突出了十八羅漢的重要地位，符合佛教經論的一般慣例。

(2) 從排列方式上看，二碑也完全異趣。《供養釋迦如來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羅漢聖號碑》的首位羅漢為「賢者尊者」，末位為「棄惡法尊者」，幾乎沒有章

法，非常凌亂；而《南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》的第一位則為「僑陳如尊者」，第五百位為「願事衆尊者」相對比較合理。末尾羅漢的排列可以不論，就首位尊者來說，按照國人的傳統習俗，應該有所講究，以「賢者尊者」為首，明顯欠妥，理由非常簡單：因為該尊者並無特殊之處，換五百羅漢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，這樣是缺乏權威性的。然換作「僑陳如尊者」，則成了不二人選。因為他不僅是跟隨佛陀最早出家的「五比丘」之一，而且佛陀曾當著衆弟子的面稱讚他是「聲聞中第一比丘」¹⁶且「於佛弟子中，最為第一悟」。¹⁷所以被推為五百羅漢之首，自是當之無愧。

通過上述研究，我們發現五百羅漢尊號的產生與成熟，是佛教中國化過程中一個有趣的文化現象。它表明國人在接受印度宗教文明時，並非亦步亦趨，而是有著為我所用的胸襟和氣度，表現出卓越的智慧、想像力和創造力，三通五百羅漢尊號碑文的存在就是最有力的證明材料。同時，《南宋江陰軍乾明院五百羅漢尊號碑》的流行與影響大大超過《吳新興寺崇福院五百羅漢碑》和《供養釋迦如來住世十八尊者五百大阿羅漢聖號碑》，除了碑文內容本身的原因之外，佛門的認可、地域的差異與廣而告之的作用，亦顯然不可低估，即佛教所謂「時節因緣，不可思議」者也。

註：

9. 據贊寧《高僧傳》卷二十七載，對天臺山方廣寺，「漢南國王錢氏頻年施供養，祥瑞極繁。今上太平興國三年，於滋福殿宣間兩浙都僧正贊寧石橋長廣度量，一皆實奏，帝歎嗟久之。至八年，因福田寺道者自詢誓斷腕然煉，乞重造此寺，乃宣內殿頭高品衛紹欽、張承貴革故規制，若化出天宮焉。」（中華書局點校本，第六八二頁，一九八七年八月版）
10. 【清】釋際祥《淨慈寺志》卷三《羅漢堂》附錄引《淨慈寺舊志》云：「吳越之俗，入田字殿數羅漢、齋羅漢，以為常齋。……數，則歷指眾像訖，所生年（齡）隨所值老少獰慈，而卜吉凶。」（《中國佛寺志》第十七冊，第二九七頁，臺灣明文書局，一九八〇年一月版）
11. 【清】釋際祥《淨慈寺志》卷三《羅漢堂》引《湖山便覽》語。《中國佛寺志》第十七冊，第二六六頁，臺灣明文書局，一九八〇年一月版。
12. 例如，周叔迦《十六羅漢十八羅漢和五百羅漢》一文認為，「書中所舉五百羅漢的名號毫無典據，想是宋人附會之談而已」之說。《周叔迦佛學論著集》（下集）第七一一頁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九一年一月版。

太虛大師法語

學

佛

的

成

果

大凡在佛法發心修學，就是要得到信、戒、定、慧之四種結果。信、戒、定、慧者，謂第一要信心成就，於三寶四諦，有真實的信仰，此須了知三寶的真實功德，及三界六道輪迴因果，皆從業煩惱而來。要想解脫煩惱業種的苦因，非有切實的修行不可，並非紙上空談，就能了事。於是便要持戒，修習禪定，方能體會，成就信心。因信有佛法僧寶，涅槃解脫之道，並隨分修習，方能解行透徹，真正成就信果。所以，成就這最低的自信力，亦非容易！若對於三寶、四諦自信力不能健全，佛弟子尚不能做到，何況以後的三種果？宏法利生更談不到！最低限度，要信果成就，方能去學做出家人。進一步則須持戒，嚴守毗尼，遵守規則，禮拜、讀誦、靜坐、都有一定的儀軌，語默動靜皆合乎律儀，練成一種良好的習慣，覺得心身都很安樂，與律儀不可須臾離的樣子，方稱戒果成就。這都

不是容易的事，須要經過練習，從淺至深，方能成就。依佛法講起來，成就信果、戒果，方能稱普通出家人。在這信、戒的基礎上，修習禪定，也就容易成就。譬如念佛、禮拜、持誦，能夠心境一如，名曰禪定果。依禪定心，觀察諸法真實，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、不淨，皆由定中確確實實觀察到眾生五蘊，諸法無我，證眾生空，方成慧果。這種慧果，要在事實上真正證到。與信解相應，是聞所成慧；與戒行相應，是思所成慧；然而修所成慧，是要與禪定相應的，而此所云的慧果，是在第三種慧。第一研究教理，成就信果。第二持守規律，成就戒果。僧寶，有聖僧、賢僧、凡夫僧三種。有慧果，稱聖僧；有定果，稱賢僧；於佛法正信持戒，方稱凡夫僧。從凡夫僧進修定慧成功，就是賢聖僧。若無信、無戒，不但賢僧不能成功，凡夫僧都做不到呢！

13. 詳見高承埏《恭題先大夫手錄乾明院羅漢尊號碑》，【明】《嘉興藏》第廿冊，第五二九頁，臺灣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，民國七十六年四月版。
14. 【明】祿宏《竹窗三筆》，第四十九頁，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本，清康熙十年十二月。
15. 詳見高承埏《恭題先大夫手錄乾明院羅漢尊號碑》，

- 【明】《嘉興藏》第廿冊，第五二九頁，臺灣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，民國七十六年四月版。
16. 《增一阿含經》卷三《弟子品》，《大正藏》第二卷，第五五七頁上。
17. 《佛所行贊》卷三，《大正藏》第四卷，第三十頁中。